



绿茵牵四地，足球聚同心。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以赛事为纽带，串联辽吉黑蒙三省一区，承载东北人豪爽坚韧、团结奋进的精神底色，成为彰显区域情怀、凝聚振兴力量的文体盛会。为架起文学与体育相融之桥，辽、吉、黑、蒙四省区作协联合发起并主办“东北超酷——我和足球的故事”主题征文活动，以笔墨叙足球情缘，为赛事注入文学温度。

本版今起推出“东北超酷——我和足球的故事”主题征文专栏，定格黑土地上的足球记忆，讲述草根逐梦的故事，用文字致敬热血青春与东北体育精神。

1990 年文坛那场“顶流”足球赛

万 琦

1990 年，有过一次文学巨匠的“顶流”足球赛，被众多当年的学子们数次描述过。

说“顶流”，是因为中国先锋五虎将中除格非外悉数到场。其实，他们的目的地是沈阳，那座被省内文学爱好者誉为“文学黄埔”的辽宁文学院，请他们来讲学、传授写作经验、给青年作家上课。

事情源于马原。他作为当时先锋派代表作家，被文学院请来为第三届青年作家班授课。课后，他找到院领导，说了件足以让学员们为之疯狂的想法：在北师大作家班的作家莫言、史铁生、刘震云、余华想来文学院看看，不知院领导可否同意？院领导不假思索，一口应允，事情就这样敲定了下来。

几位文学大咖齐刷刷出现在辽宁文学院，绝对是众峰耸峙。文学院一时沸腾，学子们奔走相告。当然，一场场关于文学的讲座、交流必不可少，让学子们如饮甘霖，收获多多。时值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赛期间，文学大咖个个都是球迷，评论起来头头是道。有一天，马原别出心

裁，提议作家和文学院的学员举行一场足球友谊赛。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学员中传开，让作家队与学员队来一场对决，这场景想想都让人热血沸腾。说干就干。文学院设有足球场，学员们便利用篮球场布置球门，虽然不太规范，但只要足球滚动起来，管它合不合规，重要的是参与。作家队人手不够，马原从辽宁作家中挑选了洪峰、刁斗几人加盟客队；学员队则经过多轮筛选，选出了姜来、秦朝晖等人组成主队。就这样，两支东拼西凑的队伍拉起了大旗，战事一触即发。

比赛被安排在五月的一天。闻讯赶来的文学爱好者与学员们一起，把不大的操场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洪峰不仅是著名作家，还是超级球迷，著名评球人，他写的球评，篇篇精彩。当然还有刁斗，他那时长发披肩，在球场上出尽风头。是的，1990 年的作家队员意气风发，大腕气质不输任何球星。

哨声响起，比赛开始。作家队推举史铁生为啦啦队队长，而余华则成了评

论员。是時候炫一下球技了，只見洪峰左盤右帶，威脅球門，贏得喝彩。但獨虎架不住群狼，學員隊依靠年輕氣盛，頻頻破門，優勢明顯。眼看着大勢不妙，作家隊請求暫停，一起商討對策，看來不拿出點絕招兒是不行了……

比賽重新開始。作家隊的絕招兒居然是將史鐵生慈祥地坐在球門，將他的輪椅牢牢地釘在門前，並聲稱作家隊的守門員換人了。

這一番操作看得所有人目瞪口呆。只見史鐵生慈祥地坐在那里，不緊不慢不急不躁，俨然成为一座铁塔矗立，左右着赛事的进程。对他而言，能以守门员的身份参加比赛，是把他当成一位正常人来对待，给了他最大的尊重。

学员队的球员个个提起十二分的小心，看似猛攻，但临门一脚不是射偏就是力道不够，纷纷避开史铁生，生怕碰着他，小心翼翼地深藏着大家对史铁生的敬与爱。

这招够绝，自此学员队已放弃射门了，作家队则抓住机会大举反攻，很快

取得优势。他们满场奔跑，一度气势如虹，而学员队围追堵截，弄得作家队得势不得分。作家队再度调整战术，让马原凭着身高优势，站在对方球门前制造威胁，最好上演一场头球破门的好戏。遗憾的是，皮球满场乱飞，就是飞不到马原的头顶，急得他直跺脚。

这场足球赛以学员队取胜而告终。后来众多学员写到它，每个人的描写都有所出入。但史铁生成为守门员这事成为津津乐道的佳话，有多个版本在网上流传。史铁生能上场参赛，本身就是一个传奇，大家接纳他成为球队中的一员，感受那种生命释放的过程，何其美好！

1990 年初的这场足球赛，肯定是中国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“顶流”。它汇聚的是当时中国文坛的顶级巨匠，赛的不是输赢，更不是球技，而是对生命的敬意、人情的温暖、友谊的深厚。它感动了在场的每个青年，也通过他们的笔传递给别人，让我们看到，身体的残缺因精神而完整，文学的表达因尊严而丰满……

为“东北超”执笔而歌

宁 明

钱不花，干一件好事！

歌词谁来写？我是退休人员，又是创作《东北超之歌》的发起者，当然得由我来干。虽然激情已经上头，但怎么写，却并没能理清思路。于是，我开始大量地找有关东北足球文化方面的资料，力求歌词底蕴深厚；关注官方各种关于“东北超”会议、活动的报道，力求吃透办赛精神；牢牢把握足球是平台、载体，东北振兴才是最终目的，确保大方向不偏；开始酝酿情绪、寻找表达的最佳切入点，避免概念化、口号化的表达……

经过几天苦思冥想，创作灵感终于在 3 月 3 日这一天爆发。我居然一气呵成写出了歌词的初稿。几经微调，确定为最终版本。副歌部分用明朗的话语紧扣主题，使“东北超”的中心思想跃然纸上：“呐喊声浪那是振兴的号角，用拼搏挺举起东北的荣耀。”看着这两句用来收尾的歌词，尽管略显直白，但也不失表达的准确，记得当时我还得意地笑了几秒钟。

音乐方面怎么办？我是大连市老干部大学 AI 班的学员，何不学以致用，用 AI 作曲？我在各种软件上一遍遍输入创作指令，一次次变着花样输入歌词，一次次生成不同风格的歌曲，又一次次因为不满意而果断舍弃。整个创作团队一共创作出多少首 AI 歌曲，已数不清，最终经过反复比较，我们选中了大家都认可的这个版本。这首歌曲的旋律中，燃烧激情被拉满，现场感十足，朗朗上口，易于传唱。

音频做好了，MV 怎么办？我向大连市老干部大学 AI 班同学吴茫求助。他从构思设计到生成图片，再到生成动画，连续奋战 6 个昼夜，用 AI 动画制作的《东北超之歌》1.0 版 MV 初战告捷，并于 3 月 11 日在大连日报微信视频号发布。虽然发布时间仅仅几个小时，却迅速引发了一场始料不及的传播浪潮，多家省、市媒体主动联系我们，采访报道这首“火了”的歌曲的创作情况。

在相关部门指导下，我们创作的《东北超之歌》2.0 版（杨兴发演唱，实景 MV）、3.0 版（英文演唱，实景 MV）以及 4.0 版（童声演唱，实景 MV）相继登场。媒体报道说“迅速火遍全网”，并非夸张。辽宁日报、辽宁省作家协会等几十家单位和媒体先后对《东北超之歌》的 4 种版本进行了推介报道。一些高校、中小学校、机关和足球队纷纷演唱并录制《东北超之歌》MV，助力“东北超”，展示自身良好新形象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大连“178+”原创清唱团与内蒙古 A-minor 人声乐团隔空联动演唱《东北超之歌》，用纯人声致敬绿茵赛场，为“东北超”呐喊助威，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围观与好评。

《东北超之歌》彻底“火了”。这绝不仅仅是一首歌曲的广泛传播与成功，更是东北人民群众和广大球迷对足球的热爱、对“东北超”渴盼之情的表达。一首民间制作的“零成本”足球歌曲，无意中承载起了为城市而战、为热爱呐喊、为振兴助力的使命。这份小小的光荣，正是我们创作团队成员内在的原始动力，也是初心所在。《东北超之歌》在激情澎湃的旋律中，凝聚人心，提振士气，鼓舞斗志，用歌声擦亮了东北明天更美好的自信与豪迈。

在这里，请允许我在心中默念一遍“小善大爱·飞行者文艺工作室”创作团队小伙伴们名字，并向他们不计名利的无私奉献表达由衷的钦佩。

追风逐梦的足球小子

薛利超

“东北超”来了，似乎所有关于足球的话题，一夜之间又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涌来。

想想当年，我们也是一群肆意奔跑、追风逐梦的足球小子。那时，我在镇上读初中，乡镇中学的办学条件格外简陋，没有专业的塑胶球场，只有一片坑洼不平的泥土地，晴天扬灰、雨天泥泞。可就是这样一片场地，承载了我们整个少年时代最纯粹的快乐。

说起来惭愧，我球技并不好，在队伍里大多时候只能做替补，偶尔上场也只是跟着跑位、凑热闹。可我就是喜欢到足球场上凑热闹，总觉得球场上的奔跑与呐喊、拼与抢，才是男人最该有的模样。

因担心影响学习，老师和家长并不鼓励我们踢球，可热爱从来不会被束缚。每到傍晚，我们便会奔向那片简陋的球场，肆意奔跑。步入高中后，大家分散在不同学校，见面机会变少。偶尔能看见昔日一起踢球的伙伴，趁着晚自习短暂的休息时间，在操场简单颠几下球，或是周末挤出一点空闲，在球场上痛快淋漓地踢一场。

再往后，我远赴南方求学，和家乡的小伙伴们渐渐断了联系，日常被专业课、图书馆、社团填满，曾经痴迷的足球也逐渐淡出生活，爱好慢慢转向写作。即使大学校园里设施完善，有专业的足球场和足球队，却终究没能找回年少时奔跑的热忱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们陆续参加工作，大家身处不同城市，相聚更少。昔日那群肆意奔跑的足球小子，渐渐失去了联系，可那份情谊依然在，彼此默默牵挂，从未疏远。

如今，当年一同踢球的伙伴，人生各有精彩，大家凭借自己的努力，把日子过得很幸福。我时常想，大概和年少时踢足球或多或少有些关系吧。踢球要“拼”也要“闯”，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？

前些日子，我接到发小打来的电话。那天我们聊了许久，聊得最多的，还是年少时一起在学校操场上踢足球的美好时光。“如今，当年的初中虽然改成了一所小学，但校园环境好多了。不仅平房换成了教学楼，操场也铺上了塑胶，还有专门的足球场！”

“听说‘东北超’要开始了，能火不？”聊到兴起时，他突然问了一句。

“能，一定火。咱东北人，啥时候缺过‘拼’‘闯’的精神呀！”我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，语气笃定又干脆。

“嗯！”他回应一声，简短有力。虽然遗憾不是视频通话，但我能想象到他用力点头的样子。



本版插画 董昌秋

奇特的比赛

刘 齐

上个世纪我曾看过一场奇特的比赛，至今难忘。那是在沈阳，由辽宁队对天津队。辽津二队据云是老冤家，从前有一场比赛，双方三磕两碰，弄得急头白脸，从此结了怨。

不是冤家不聚头，现在这两个队又碰到一起。球赛被安排在沈阳铁西区体育场，因此球票就显得很紧张。

报社王莉莉送来一张票。我千恩万谢，她却如释重负地说：“你不去票就废了，别人都不去，嫌远。”我说多悬哪，差点出悲剧。她问什么悲剧？我说朱门肉内臭，路有冻死骨。

我的票在主席台南侧，这个位置不错，只是警察较多。他们手执警棍和微型步话机，目光中痴迷的因素少，警惕的因素多。我不由得紧张起来，两只手不知放什么地方才好。

看台上坐满了观众，看台外的楼房上、大树上、围墙上，但凡高过看台的植物、建筑物上，也挤满了球迷。有些居民楼，窗户和阳台挤满了小脑袋，楼顶也挤满了小脑袋。遇有精彩之处，体育场内外一起欢呼，场外比场内更能喊，没票的比有票的更来劲儿。

场上双方正在混战，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了。东北角有一家工厂，厂房的斜屋顶不堪重负，轰隆一声坍塌下来，刚才还密密麻麻站在屋顶看球的几百人，这会儿全不见了。一股巨大的黄烟冲天而起，仿佛战事骤起，引发了一次大爆炸。全场震惊，众人争相起立，引颈远望。球员踢也不是，不踢也不是，比赛几至中断。主席台的大喇叭故作镇静，招呼大家坐好，继续看比赛，但没一个人听他的。天下球迷是一家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看得下去吗？警察起先拿不准主意，是否继续留在原地？这会儿不再犹豫，成群结队往黄烟柱那儿奔。

过了一会，广播说，没出太大的事，受伤的观众也已送往医院治疗。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有人感叹说，都想坐山观虎斗，虎还没怎么斗，山塌了。

21 世纪一晃过了 20 多年，今天，铁西区体育场经过改建，高度、面积、设施和周边环境等条件已经大大优于当年，于场外高处伸长脖子看球的景况难以再现，只能储存在记忆之中，时不时地，被球迷拿来感叹一番。

“球友”阿强

叶 星

喜爱足球的人身边少不了三五“球友”，我就有一位特别的“球友”，他就是阿强。

1990 年世界杯前夕，刚刚走出校门的我正在锦州港实习。那时候，单位的娱乐、通信设施简陋，电视只能收看中央一台的节目。在百无聊赖中，我邂逅了淳朴内向的农村青年阿强。

阿强的出现使我只身离家在外的日子不再孤寂，但随着世界杯的一天天临近，不能及时收看电视直播让我烦恼不已。

作为好友，阿强对我痴迷足球感到匪夷所思——在他眼里，足球至多是与扑克牌类似的一种游戏。这也难怪，阿强过去在农村学校很少能接触到足球，所谓的体育课无非是自由活动而已。不过，他却在默默地想办法为我化解烦恼。有一天，阿强突然问我：“如果能从电视上看到中央二台转播的足球赛，你是不是能好受点？”随后他告诉我，他的一个亲戚在当地电视转播站值班，或许能帮上忙。

于是，我在阿强的带领下，骑车颠簸了十几里山路来到插转站，不巧的是，那天阿强的亲戚休班。幸亏另一位善良的值班人被我们的真诚感动，答应破例在世界杯期间转播中央二台的节目。我们高兴地踏上了归途，我为终于能如愿以偿地观看到世界杯而欢呼，阿强似乎也在为我的开心而兴奋不已。

许多年后，每当我向球友们炫耀当年为看世界杯蹬车几十里山路的“壮举”时，眼前便会浮现出阿强的笑脸。要知道，阿强和我一样，来回骑了几十里山路，而仅仅是为了友情。

如今，我离开锦州港已经好多年，甚至与阿强也失去了联系，不知他现在怎样，但我总想起他，尤其是大型足球赛事来临之际。

我常常想，东北地区像阿强这样身体健壮、吃苦耐劳的农村青年，如果能在学校期间或更早接触到足球，说不定能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足球明星。人们总是埋怨十几亿国人中竟挑不出 11 个踢球好手，如果能有更多的孩子尽早投身这项“世界第一运动”，并且受到专业、正规的训练，或许，离中国足球的腾飞之日就不远了。

本版稿件由辽宁省作家协会提供